

淨化世界的善男子

江賢二

文、圖／鄭芳和



不淨化自己，就接觸不到諸神手中的真理。

~米歇爾·傅柯(Michel Foucault)

在這個充滿災難與創傷記憶的悲苦年代，人命如芻狗，藝術能夠撫慰人心、淨化世界嗎？江賢二說：「我仍相信藝術能夠淨化世界。」江賢二那些大氣而有生命力的畫作，能接引你與天地合而為一，品嘗季節所有的芬芳，聽到自己內在靜謐神祕的聲音，淨化自己精神內在，有如諸神庇佑，您相信嗎？

在藝術的國度裡，江賢二就如聖堂的修士，虔誠誦唸經文，只不過他唸的是自己內在的心經，每一個階段，每一個系列都如蟬蛻，是多元能量的釋放，透過藝術轉化為淨化的儀式；他又像是一位靈性的神祕主義者，以冥想剝除遮蔽心靈的外在事物，以藝術不斷潔淨自己，洗滌自己，探索自我的深層內在。江賢二的畫，就是他寧靜無染的心性裸現。

在「江賢二回顧展」中，其中有一間小展覽室，滿布江賢二的小幅畫作，每一幅不是畫十字架，就是燭光。彷彿讓人進入一個聖靈充滿的空間，那幽微的光，使人逐漸沉澱、安靜。江賢二不斷提煉自己，自我淨化，安駐在自己的精神空間，且將自我的光照，映現他人，點燃他人的內在

之光，讓善與美的世界無盡循環。

內在放光的狂喜—比西里岸之夢

江賢二那幅〈比西里岸之夢 09-07〉(民國 98 年)，紅黃藍艷麗的色彩自由流淌又大塊吞吐，交織成自然而然的有機造型，絢麗奪目如繁花盛景。他說他不是畫花朵，他畫的是東海岸。的確，他沒畫甚麼奇花異樹；他畫的是他內在的心花怒放，朵朵浪花沿著金樽海岸捲起，不斷在他胸臆翻湧而出。他畫出了台東蔚藍的海，火燒的雲，金色的光，酷熱的太陽，把天光雲彩，野花異草都揉進他的畫裡，他不是精心打造的華麗燦爛，而是直觀感悟地自由揮灑，是釋放內在光芒的一種狂喜。

〈比西里岸之夢〉系列，色彩的繽紛明麗，宛如法國野獸派畫家馬諦斯(Henri Matisse)晚年剪裁生動鮮明的色彩，組構拼組成畫，頌揚他對色彩燦爛交織的喜悅，象徵他生命晚近的充實光輝。而江賢二自從民國 97 年進駐臺東後，他畫作上奔放自如，渲染相融的斑斕色彩，何嘗不是他對臺東山川自然的情深意濃，由內而外的中心讚嘆。他不禁喟嘆：「當一個藝術家可

▲江賢二〈金樽淨化之夜〉(民國 109 年)鐵絲、馬達、鐵件。



▲ 江賢二 〈比西里岸之夢 09-07〉 (民國 98 年) 油彩、絲綢。

以在臺東創作，真的非常幸福。」。他的幸福得早上 4、5 點就起床等天亮，迫不及待地走進畫室，揮下他的第一筆。

對於半生漂泊在巴黎、紐約的江賢二，臺東自然的風土、陽光、大海、空氣，對他的創作產生無以倫比的激盪，甚至完全顛覆他過去的思考模式，他有感而發地說：「經過一輩子很掙扎的創作經驗後，我要做甚麼樣的藝術，可以比較不去用理智，可以比較自然地去呈現你想要的藝術。」，臺東完全貼近他的生命脈動，在這裡生活著就是為自己的生命、畫作布彩。

江賢二畫出臺東俯拾即得的美，不是以寫實的具象化，而是以抒情的色彩與形象，交織成的抽象畫，傾吐他內在的激情。臺東猶似他新發現的一塊處女地，激發他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。

在臺東，江賢二有如墜入愛海，一股潮汐般的愛潮，在他心裡時時洶湧澎湃徘徊，他因此以藍色為主調，創作〈比西里岸之夢〉。靛藍、寶藍、淺藍，層層鋪陳，層次深淺互滲，透明而清亮。一片廣闊的藍海上，迴旋著金色的波光，柔光躍動，彷彿一份與大海共同呼吸的靜謐，在畫面

緩緩流動傾注。

摒棄技巧，純任真心，揮灑壯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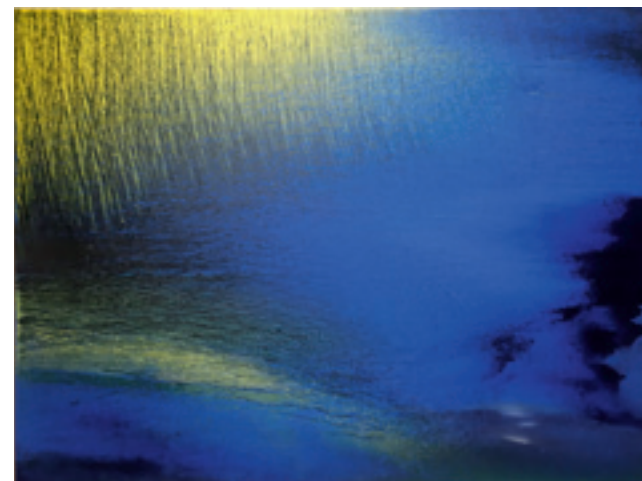
江賢二以色彩緩緩訴說的是一股奇幻、純淨，萬物都沐浴在他的好奇之眼與寧靜之心，他心眼靈透，譜出喜悅躍動的生命樂章。

江賢二在臺東創生的另一個系列是「金樽」，他猶似「春江水暖鴨先知」的春江之鴨，以高度的敏感，捕捉座落於金樽的工作室的春夏秋冬。春天，天地間的萬物悠悠舒展，百花爭奇鬥艷，競相綻放。江賢二的〈金樽 / 春〉(民國 108 年) 是多彩的紙雜揉成球，四件構組成畫，一球一球，五顏六色的紙團與皺摺肌理，堆疊拼組出春意盎然的豐滿春意。

〈金樽 / 夏〉融入美國抽象表現主義波洛可 (Jackson Pollock) 的自動滴彩，滴

流出大片黃、藍交織的線條與點，且鑲嵌臺東的乾燥植物，別具生趣。再如〈金樽 / 秋〉，臺東火紅日照的耀眼意象，以大洪如刀的塊狀筆觸自由滴流，重重排列，鋪陳於布滿肌理的點線上。臺東四季的遞嬗，萬物滋長生育，榮枯生滅，周而復始，那兒的陽光、空氣，都水乳交融地在他的畫中，進行無聲的吐納。

臺東果真是江賢二靜心的好所在，大自然的藍天、日頭、白雲、大海、高山、植物等，日月星辰之光，山川湖海之美，季節更迭之態，不斷地向他傾吐。他不忘在每天作畫完畢，黃昏時靜靜地坐下來，靜觀彩霞滿天，聆聽光與彩的對話。當他臣服於大自然，大自然也餵養他的心靈，讓他盈滿充沛的能量，淨潔的靈思，激發他不止息地揮動彩筆。江賢二每每衷心讚



▲ 江賢二 〈比西里岸之夢 15-58〉 (民國 104 年) 油彩、畫布。



▲ 江賢二 〈金樽春〉 (民國 108 年) 油彩、複合媒材。

嘆大自然賜予他的一切，他有感而發地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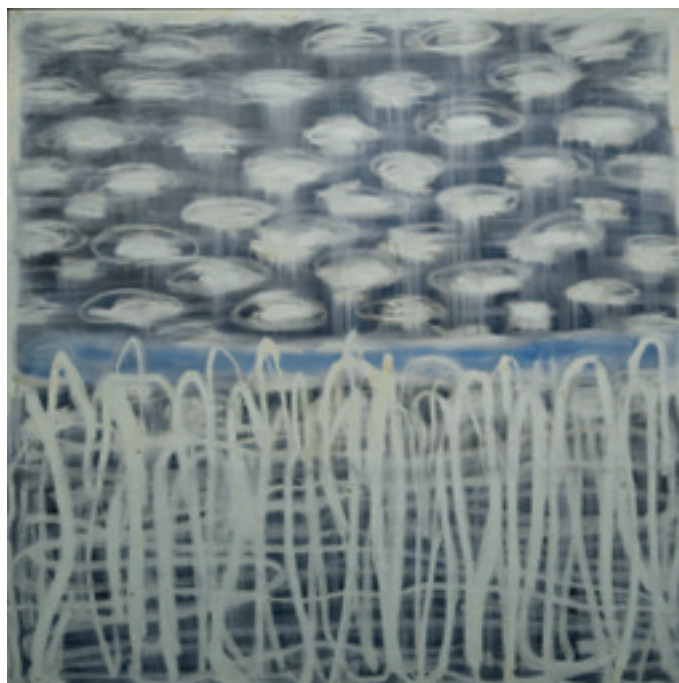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想是誠摯的美，還有自然與生命的奧秘，讓我不停地畫下去。」，的確，他眼前的山川自然，即是一個悟境，讓他照見宇宙存有的秘密。

67歲才遷居臺東的江賢二，以孺慕之情，揮灑出他的款款眷戀，那幅72歲完成的〈乘著歌聲的翅膀〉(民國100-102年)，繽紛的色彩在畫面上旋轉，色調柔和而豐富，用色與技法已經爐火純青，然而他卻是摒棄技巧，純任真心，達到「70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的自由自在，彷彿回歸純真的年代，可以展開雙臂在色彩的樂音中飛翔，漫步在幸福的花園，嗅聞宇宙的芳香。如今79歲的江賢二如魚得水，浸淫在金樽的藍天大海，脫離技巧桎梏，純任天真，揮灑生命最後的壯麗。

虛無、悲愴、失落的青春年少

誰能料到江賢二晚年的代表作，是歷經早年無限的煎熬淬鍊而出的極致光彩。江賢二說：「虛無、悲愴、失落與找尋，占了我大部年輕時的心境。」，如果我們跨越時光的門檻，重回他的青春年少，會發現他年輕的身軀，竟藏著憂鬱的眼睛。

〈尋〉、〈茫〉(民國53年)是江賢二早年於臺灣師範大學所畫的油畫，灰暗的線條，斷斷裂裂，補補綴綴，勾畫出人



▲江賢二持續「淨化之夜」的母題，從創作中不斷昇華、淨化，圖為民國76年〈淨化之夜〉作品。

臉的陰陰鬱鬱、顛顛倒倒，整體氛圍籠罩著一股陰森感，青春的臉龐被嚙咬成稜角稜線，席捲畫中人物的神情是不知道自己將前往何處的茫茫然。

翌年的〈淨化之夜〉(民國54年)在黑暗中，遍地雜草蔓生，太陽高照，卻是一片悲涼的荒蕪感。這些有著十足象徵意味的作品，囚禁著一顆孤獨而青澀的靈魂，烙印下一道凹陷的創痕，往後他不斷地重複「淨化之夜」的母題，也許想從凹陷裡不斷昇華、淨化。

此外〈窄門〉畫中一名男孩，站立在

木門中，臉不再削瘦，似乎嚮往窄門外的廣闊天地。這些蒼白幻滅的畫，脫胎自20世紀克利(Paul Klee)那種幻想的表現派風格，象徵個人的精神狀態。

這幾幅早期60年代有個性，有細節的畫作，處處是刻畫的斧鑿痕跡，有版畫味道。江賢二以抽象化的象徵形式，抒發他失溫的感情，那種迷惘的心理結構，一直是他青少年時代內心的孤獨表徵。

原來江賢二的〈茫〉與〈尋〉，畫面的迷茫、疏離感，是來自他年幼失恃，父親又長年在國外經商，在成長階段失去愛的關懷，他的內心不免孤寂，甚而鬱鬱寡歡。那個缺憾，不曾隨著時間而消逝，卻悄悄摺疊進他身體的印記中，往往神不知鬼不覺地出沒無常在他的畫作中。

對人生充滿疑惑，對生命惴惴不安的江賢二，甚至曾認真考慮想當個傳教士，宗教可以填滿他的缺憾，找到精神的寄託或解藥。傳教士，意味著長期地冥思與苦修，不但使自己走向彼岸，也度他人進入天國，是淨化人心的津度，也是挪移小我的命運，昇華到大我的超越的修行之路。然而終其一生，江賢二並沒當上傳教士，卻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中找到救贖的解藥。

赴巴黎，追尋賈克梅第美夢落空

那位孤立於〈窄門〉的男孩，終於掙

脫學院的窄化教育，突圍而出，在民國56年冬起身追尋他日日編織的巴黎美夢。在那眾星熠熠生輝的藝術殿堂，江賢二一心一意只追索一個人，一位絕對孤獨的大雕塑家賈克梅第(Alberto Giacometti)。這位以「人像雕塑」的瘦小與纖細聞名於世的雕塑家，他的人像是雕塑人類存在的焦慮，捏塑人類存在的本質，是人內孤獨感的表徵。

在巴黎，江賢二果真回到他的藝術心靈故鄉嗎？他為賈克梅第直奔而來，而賈氏卻在三年前已經去世。這位江賢二視為精神導師的賈克梅第，他的藝術全然貼近於江賢二內在的孤獨與苦悶，只因他終生無止境追求的是對充滿焦慮的生命本質的挖掘。

賈克梅第燒起他的憧憬，卻也徹底焚毀了他的夢想。在江賢二的美夢落空時，他不幸又撞上法國五月風暴(西元1968年)，全國總罷工，他看盡激烈的抗爭與紛亂的巴黎，抱憾地割捨對賈克梅第的愛，飛往不在他藝術航線中的紐約。賈克梅第改變了他的命運，歷史漩渦也旋轉了他的人生。

在巴黎聖母院遇見光，不再迷航

江賢二不知改弦易轍飛向另一個新天地，更面臨了藝術的大考驗。觀看紐約五

花八門的現代藝術，他既興奮卻又備受衝擊，他要堅持自己的藝術理想，還是隨波逐流嘗試當時 70 年代風行於美國主流畫壇的寫實繪畫呢？人的一生無非是活出自己的風骨，而他更時常在當藝術家與父親之間兩種身分進退徬徨。

江賢二的女兒江良詩在〈我的父親〉中回憶：「顯然，藝術家的父親和盡責的父親，這兩個角色在每日的生活上是互相牴觸的，因此難免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內心衝突。」，他的內心衝突，讓他活在精神煎熬的壓力中。

才華稟賦反而成了緊箍咒，緊緊地囚禁著他的藝術靈魂，他不知他苦苦追索有何意義？他禁閉在畫室哩，不斷質疑自己是否該繼續創作？

這個答案直到他離開巴黎十多年後，當他於民國 71 年再度重回巴黎時，才獲得解答，而他已由青年走成 40 不惑的中年了。巴黎曾經讓他傷心欲絕在初相遇時，然而他再遇巴黎，已非當初是一場華麗的泡影，他在那幽邃寧靜的聖光裡邂逅了繆思，畫出一系列的〈巴黎聖母院〉(民國 71 年)，他終於不再迷航，認定藝術這條路還值得繼續堅持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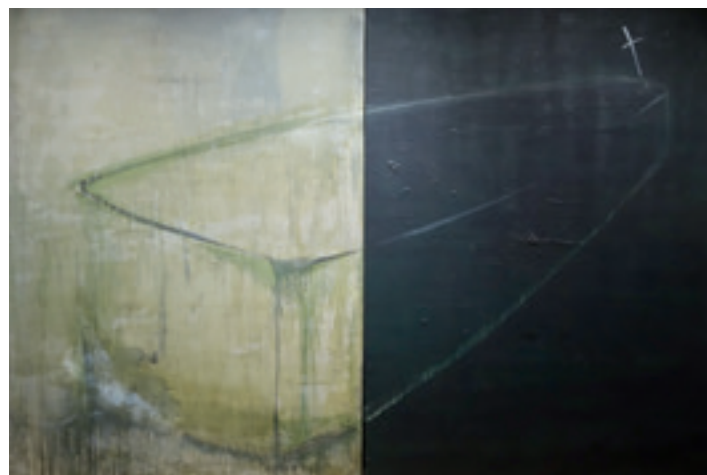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系列黑白色調暗沉的〈巴黎聖母院〉，他以白色線條隨興勾勒聖母院的拱柱、瓶花，在光影交錯中，隱約出現黑色的十字架。比起 70 年代他的〈無題 75-

02〉(民國 64 年)，畫面是一片深褐色的色面，在四角鑲嵌小零件，簡之又簡的極簡主義，他的新作增添了幾許線條的韻律與空間的幽微情境，他遊走在具象與抽象之間，不似先前極簡主義畫作的冰冷、抽象。難道是巴黎聖母院的神祕莊嚴，神聖之光，重燃他年少時想當傳教士的熱情，觸動了他的藝術靈思？

遠方之死，幽黯玄冥的十字架

巴黎聖母院歸來後，江賢二在紐約蘇活區的畫室，除了創作〈盧森堡公園〉系列外，卻沒來由地忽然畫出了有個大棺材的〈遠方之死〉(民國 71 年)，畫面極簡只有灰黑色塊作為空間分割，簡明線條勾勒的巨大棺材，斜向擺放，一個小小十字架立在遠處。

這幅象徵意味極濃的極簡畫作，撼動著人心的生離死別。生老病死如同白天與黑夜的輪替，是自然的更迭，而江賢二似乎唯有把自己逼至絕處，面對死亡，才能超越精神的苦痛。是他無端湧起的鄉愁，對遠方母親之死的追念？抑或是他欲埋葬過往的種種抑鬱之苦？抑或是他照見婆娑衆生中可憐的自己，直視無常的本質？江賢二自己也莫名其妙，這突如其來無所掩飾的畫面簡單到了極致，也深刻到了極致，難道是他透過繪畫揭開死亡的恐怖面紗，欲追索不死的靈知靈覺？



▲ 江賢二〈遠方之死 83-03〉(民國 71 年) 油彩、畫布。

也許在時光流轉的縫隙裡，江賢二的內心始終被壓抑的情緒所漲滿，就在他鎮日面對空白畫布的舉手投足的瞬間，內爆而出的虛筆實線從縫隙中汨汨流出，那是一種混融著孤獨感與荒謬感的情愫，往往淹沒了他的畫布，又凝止為幽黯玄冥的畫面，映現出生命中至簡至淨的靈光。就是那乍顯還滅的一縷靈光，若存若亡如游絲，穿越他的生命行旅。

淨化之夜，護持不滅的神光

無論江賢二是在臺北、在紐約、在巴黎或在加勒比海的聖巴爾斯島 (Santa Cruz Island)，他心中恆存的是他小心翼翼，構築他內心護持的神性空間，流布於外的便型塑出他一再湧現的〈淨化之夜〉(民國西元 76 年) 系列。淨化甚麼呢？是斬斷塵世

種種纏繞葛藤的桎梏嗎？也許藝術創作的動機，是他心裡念茲在茲恆久不忘的信仰吧！

江賢二這一生，似有一枚前世遺落的種子，深植在他的靈魂沃土，在他的慘淡少年歲月，母親的早早離去，父親的遲遲未歸，在命運的鞭笞中，如何面對心靈的荒洞？冥冥之中有一種神祕的指引，引領他在馬勒 (Gustav Mahler) 的音樂中找到微熱的曙光。馬勒這位奧地利音樂家，在音樂裡展開對命運的交戰，承載著人類生命的焦慮、苦痛與對永恆天國的渴慕，在悲欣交集的音樂中，盈滿宗教的超脫、救贖的力量。

從青少年起馬勒的音樂不只陪伴著他，甚至與他內在的性靈相互共振，彷彿是他孤獨日子中，照亮他的一盞不滅神光。

〈淨化之夜〉從民國 54 起，就在他沾滿靈思的彩筆中呈現，只是釋出的是黯黑的調子。當時他是聽著荀伯克 (Schoenberg) 的〈昇華之夜 (Verklarte Nacht)〉(西元 1899 年) 湧現的靈感。奧地利音樂家的〈昇華之夜〉，在音樂中流露出真摯動人的愛情，在月光中一對在林中散步的情人，女子對眼前的男子，坦然訴說她懷的不是他的孩子，在情真意濃的晴天霹靂裡，他終於不捨地寬恕了她。江賢二由早年的〈淨化之夜〉，在一片情感的荊棘中冒出太陽的凄美之光，到 20 餘



▲ 江賢二〈百年廟 99-02〉(民國 88 年)油彩。

年後在紐約的〈淨化之夜〉(民國 76 年)所流洩的是如音樂旋律般的迴旋自如的樂章，在色與形，在線與面中，在藍色的深深淺淺、層層塗抹中，彷彿流淌出迂迴的白色線條的淨化獨白。

隨之而來的〈聖巴爾斯島〉(民國 78 年)系列，清簡的畫面，澄澈的藍色或白色調子，只微微顯露幾許線條，不也是〈淨化之夜〉的情感延伸？輝照出他心中亙古不滅的光。只因那光，他在紐約 30 年的創作，都是封窗作畫，遮蔽外在的光，以專心護持他心中獨一無二的內在之光。〈流浪者之歌 01-04〉(民國 78-80 年)，尖刺細碎的點線，猶如揮灑的音符，在留白的空間傾瀉一地，彷彿馬勒那首刻劃生命掙

扎揪心之痛的〈流浪青年旅人之歌(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)〉，由畫面緩緩流瀉而出。

百年廟，燃起心中的神聖香火

去國 30 年，漂泊海外的遊魂，一旦落根在自己的鄉土，是水土不服或如魚得水呢？他的畫是更簡約，或開出豐饒之花呢？

那股壓不住的慾望，關不住的衝動，令民國 86 年回國的江賢二猶似掙脫牢籠，紐約的幕落，臺北的幕起，他找到斬新的戰場，不是苦苦鎖在畫室，遠離人群，而是出離走入人群最熙攘、熱氣最為沸騰的萬華龍山寺，再回到自己的畫室，情景交

融地畫出百年香火的〈百年廟〉系列。

江賢二的雙重視野，一方面涵養西方現代主義的思潮；一方面又蘊含東方的思維，讓他的心悠悠醒轉。那敞開而寬容的敏銳心眼，打通時空的隔閡，由西方的教堂到東方的廟宇，似乎東方的香火更能沁入他的靈魂，冥冥之中召喚他似曾擁有的內在神秘的頻率共振。

江賢二的〈百年廟 98-15〉(民國 86-87 年)，是揉合抽象表現主義的奔放線條與極簡色面的黑，將現實的體驗轉化為抽象的感覺，鋪陳寺廟的崇高龍柱與幽微的情調。〈百年廟 98-07〉(民國 87 年)他突破侷限，將紐約的蒼白色調還原為故土的血肉之色，在朦朧混沌的飄渺中，仍透顯著心中的靈光。看色彩、線條、構圖、意境，在在都是他 30 年深厚功底的積澱，而這般如乩童起乩突然湧生的創作爆發力，是神靈的加持？或是他前世據說曾是和尚的今生顯影？答案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傳。此時的美不再是抽象的符號，去人性化的形式，而是具有人的尺度的視覺美感，也是江賢二回歸原鄉之後，沉澱而出的東方美學，既有空間的質感，也有深邃的韻致。

〈百年廟〉系列中的燭燈、光明燈，又繼續繁衍成意象豐富的〈蓮花的聯想〉系列，例如〈蓮花的聯想 99-22〉，如蓮

的花瓣，煥發出橙色的光暈，像是一種引渡。奇妙的是，臺灣 921 大地震之後，江賢二的〈蓮花的聯想 99-10〉，片片橢圓尖形的蓮瓣，排列成序，有種歷史的重量，似乎遙望唐代敦煌石窟內的座座神祇，一種昇華，一種洗滌，被召喚而出；更不可思議的是，他滿懷悲憫之心，在列印的印刷體文字上，以金筆一字一字描摹心經文字，有如古代和尚的抄寫心經，他果真前世是和尚？否則他為何鍾情於心經，又為何能一心不亂、一字不漏地抄經？這次沒展出的〈心經 00-70〉(民國 89 年)，曾經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一項聯展中展出，四片高大如巨碑般的木板，赫然矗立於展覽場，炯炯發光。我不敢置信那是江賢二的作品。他的神來之筆，把美術館化為聖廟的祭壇，連四周的空氣都莊嚴起來。那是一位苦行僧面對世紀災難，在孤獨的凝視與悲愴的抄寫中的一種安魂儀式嗎？

永恆的冥想，幽冥的星宇

〈心經〉系列之後，江賢二延伸創作〈對永恆的冥想 01-05〉(民國 90 年)，浩瀚的星宇，繁星密布，一道銀河閃耀夜空，神秘的夜空，星子幻變，自由隱沒。永恆的星宇，寂寂渺渺，幽黯玄冥，天國近在咫尺。而在紐約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，江賢二那幅〈對永恆的冥想 01-07〉(民國

90年)，一片幽黑的畫面，滿布白色如煙、如火的大小團塊，又配以尊重、和平、智慧、希望、寬容、悲憫、愛、同情、關懷、慈悲、人道等中英文手寫文字，交織成祝福的一瓣心香，默禱光與愛的流布。

從對無垠宇宙的永恆冥想，洞穿生命的幻化萬變的江賢二，他心中恆存的傳教士意象，召喚他前往法國坎城外海的聖德諾拉（Saint Honorat island）小島旅行，體會聖篤會清貧、苦行修士的靈修生活。

〈聖德諾拉〉系列，畫面大片鮮麗的紅，似有意訴說情愛與懺悔的慾望與昇華。不忘走訪教堂的江賢二，更不會錯過名建築師柯比意（Le Corbusier）設計的廊香教堂（Notre Dame du Haut），在親炙室內、室外皆白的聖潔空間後，江賢二在極簡的白色畫面上，畫出許多大小不一，內含光影



▲ 江賢二〈銀湖 07-08〉（民國 97 年）油彩、畫布。

變化，垂直水平排列的藍色矩形色面，下方十字架昂然而立的〈廊香教堂〉（民國 92 年），虔敬禮讚充滿神秘聖光的精神空間。

銀湖，黑白交輝的寧靜空靈

自從在東方的聖堂—龍山寺畫出〈百年廟〉系列後，江賢二胸中構築的神聖空間，愈來愈清晰，他一直渴望能創作出可以淨化靈魂品質的另類作品，然而這種形而上的靈魂美學須靠形而下的顏料、畫布鋪陳，時時挖空他的心思。

江賢二往返臺北與加州洛杉磯，展出〈加利福尼亞〉系列，而〈銀湖〉系列是他某日夜裡忽見住家附近，一個偌大的蓄水庫，水面上映著月光的清輝，莊嚴得如湖上的水月，令他悠然神往。許是那一夜沁涼如水的月光的纏綿，讓他蓄積了 30 多年的能量之水，大口傾吐而出，自民國 96 年起，創作了〈銀湖〉系列，那是他內在精神能量的核爆，沒有壯麗輝煌的顏色與線條，只是黑白的色調在湖的流淌中興起了漣漪的波光，白與黑虛實相生，相容相滲，層次豐富，凝塑了湖水的豐饒意象，有如馬勒第五號交響曲的柔版樂章，流洩出綿綿密密的溫柔。湖面如淨，月光如水，靜中寓動，波光粼粼，猶似化外之境，寧靜空靈，一股清淨的靈氣，彷彿由畫面盪

漾開來。

淨化人心，善的循環

在藝術的行旅上，江賢二始終保持清醒與寡欲。民國 56 年遠赴巴黎、紐約 30 年，他避世獨立，封窗作畫，凝神面對畫布，猶如僧人面壁，又如傳教士清修。他的畫作一色玄黑，在極簡主義的抽象畫與具象化中遊走，筆筆內斂，爬梳他心中的藝術苗圃。民國 86 年江賢二返台，壓抑的熱情在龍山寺找到歸屬感，獲得紓解，以靈動的線條，溫暖的色調，鋪陳宗教的氛圍所創作的〈百年廟〉系列，奠定他在藝壇的份量，繼而〈銀湖〉系列，翻轉面目，呈現黑白色調如詩的出塵空靈之美，他的心境隨時在調整轉換中。

民國 97 年，67 歲的江賢二，卜居東海岸，敞開心胸直接面對大洋，縱浪於大化之中，不再封窗，讓自然光自然灑落，他用色大膽鮮亮的〈比西里岸之夢〉，夢幻的形與流動的彩，又全然顛覆以前的面貌。他有如枯木開花，一洗過去嚴肅的色調與心情，轉為奔放自如、自然流淌的色相，作品裹覆吸納大地的精氣，盈滿原始能量的生之張力，充滿新生的狂喜。然而他若沒經歷先前凝鍊、沉著的極度壓縮，也許無法如今日的豁然開朗，收放自如。走過 30 年黯黑的苦索，靈魂逐漸澄澈、透明。

那座〈金樽 / 淨化之夜〉（民國 109 年），江賢二撿拾根根廢鐵，加以補綴，猶似將他過往離散、漂泊的恍惚記憶，錯綜編織網成綿綿密密不再失落的整體。360 度轉動的動力雕塑裝置，一如生命的旋轉，時時刻刻流洩出馬勒第五號交響曲的樂音。白色的鐵絲不再是鐵絲，彷彿化為千絲萬縷的淨化之弦，幽柔地在時空中穿梭流轉。

這位慕道的遊子，江賢二由巴黎、紐約、臺北，落腳臺東，回歸自然，打造自己心中的桃花源，是一種生命的回返，由封窗到開窗，由色調幽黑到多彩，也是一種心境的回返，他透過多重的回返，一次次洗滌自己，淨化自己，以善美的初心雕塑自己。因而他的藝術風貌猶似經文中的「因無所住」，不拘泥於一種，由早期到晚期，都是出自同一顆心的創作。

難能可貴的是，他將這份淨化的心，擴展為關懷他人的人文精神，渡己渡人，由自己的工作室出發，拓展為與人分享的藝術園區，這個面對太平洋的江賢二藝術園區，將成為臺東的另一道人文風景，有如江賢二那件有著迴旋的無限符號的紅色雕塑，將永遠是美的存有，善的無盡循環，靈的終極安頓，是觀者靈魂淨化的好所在。